



有些路必须去走——  
风雨如晦，但方向无误

有些人必须去碰——  
情非所愿，但人在江湖

有些话必须去说——  
势单力薄，但又无反顾

有些事必须去做——  
注定无果，但丹心如初

「有些」的无奈只是彩色欺骗  
「有些」的一瞬为你风情独有

幼时，我对丝瓜之味并无喜爱，却独钟于小院中丝瓜自青藤绿叶间垂落的清幽韵致。丝瓜向高而攀，无需如白菜辣椒般规整成畦，仅一棵秧苗，便能爬满墙头，故而常植于门口小园或院内。

盛夏的庭院，总有一隅被丝瓜占据。其蔓纤细且柔韧，携着一抹倔强之姿，似蛇般的须子肆意伸展。或依偎墙壁，或顺竹竿而上，那触须悠悠摆动，似在探寻未知的广袤天地，又似在与微风轻语呢喃。

丝瓜生长随心所欲，毫不苛求环境。无论房前屋后、路边街角，亦或院墙根下、庭院角落，哪怕是贫瘠之地，只需一抔泥土，便能落

的挚爱。正因热爱与深情，人间草木方有了清欢，一餐一饭才有了韵味；人生只因欣赏与懂得，一朝一夕才有了温度与诗意。平凡琐碎的日常里，皆会有小欣喜、小满足悄然绽放。

丝瓜架下，乃农家的温馨之所。炎夏，此为就餐纳凉之地，一家人欢声笑语。夜晚，明月清辉洒下，伴着蛙鸣，伴着各类虫鸣，长辈的故事伴孩子入眠。幽情袭来，禁不住吟小诗来赞叹我的丝瓜架：“蔓绕篱墙翠意悠，黄花绽放韵难休。丝丝垂挂清风里，绿影轻摇细雨秋。不羨名园争艳色，独怜小院展娇柔。寻常烟火添诗意，一架丝瓜解吾愁。”

有些……

那一架丝瓜的意象之美。

多年后，我家小院依旧年年结出丝瓜，我极少用以烹饪，摘下顶花带露的丝瓜皆分给邻居。邻居听闻我不爱吃丝瓜，说是不懂烹制之法，丝瓜可菜可汤，荤素皆宜。待品尝过他们的手艺，恐怕我就不舍得送人了。而后陆续品尝了邻居们的几道佳肴：丝瓜煎蛋汤、西红柿丝瓜汤、蒜蓉丝瓜拌粉丝、丝瓜蛤蜊汤、丝瓜豆腐汤、丝瓜烧藻虾等，方知原来丝瓜与各类食材巧妙搭配，竟是如此鲜美绝伦。

再后来，热衷营养学的朋友听闻丝瓜大都老于架子上，便连连叹息，言那藤繁叶茂的丝瓜不

单是鲜香美味的时令蔬菜，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，而且还具备极高的药用价值。其味甘性凉，入胃肝经，其藤通

筋活络，祛痰镇咳，瓜叶清热解暑，活血除湿，花朵清肺平喘，凉血消脾，瓜籽利水通便，润燥化痰，瓜皮清热利湿，去腐生肌。

秋风萧瑟之际，劳累了一个夏秋的丝瓜，终将褪去青春的翠裳，步入生命的暮年。那藤蔓和花叶枯萎干瘪，丰腴顾长的身子在深秋风中干于消瘦成一挂挂枯槁，于秋日里孤独摇曳。

老年的丝瓜，有紧密交织的丝丝缕缕的网状筋络。这些瓜络坚实而具弹性，柔软且有韧性。瓜络包裹的腹腔中，早已孕育生就一粒粒黑黑的瓜种。

农家把瓜瓢剖扒而开，柔软且具弹性的丝络可用于刷锅洗盆、擦碗清碟。更有富有艺术细胞的朋友，将丝瓜瓢剖开，铺展压平并加以修剪，置于茶几之上，化作且雅且俗的杯垫。

至于那丝瓜种，因牵挂着明年凉棚上的丰硕，被仔细收藏起来。来年，农家院里又会是一季繁茂昌盛的瓜事。

把香味尽力散溢。天热了，岳父会在院子的芙蓉树荫下摆上饭桌。大家吃饭，岳父慢慢饮酒，喝一口，抬头望望花，再喝一口，笑咪咪地说，真香！芙蓉花下就餐，如同梦幻。

母亲早年不养花，没有时间也没心思。到老了，门前东栽了月季西种上玉兰，菜园四周还种了一圈蜀葵。受母亲影响，四邻八舍也开始养花。花多，街面也热闹了，原来植物繁盛，人也跟着精神饱满。后街的刘叔不知从哪儿弄来三棵暴马丁香，栽在门前。刘叔妻子几年前去世，他一个人摆弄了二亩果园，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安家落户，要他去城里享福。他说，家里空气好，有吃有喝的，比城里自在。刘叔妻子没去世前喜欢养花，他烦弃。妻子跟人要了一棵栀子，养得刚开花，刘叔又是扔烟头又是倒开水，没几天栀子就死掉了。刘叔说，庄稼人养花，闲的。

如今刘叔家院子里、门前到处有花，曾问他咋就喜欢上了。他摸摸头顶，愧疚地说，你婶子一辈子喜欢花，我不懂她心思，常常挖苦她。等日子好过了，我忽然想起花有灵性，常在梦里养花。花养人，早先我不理解，如今我才琢磨透了，有花草作伴，不寂寞，有奔头。

夏日早晚，每逢走到刘叔门前，村人都喜欢逗留一阵。那儿环境优雅，刮来的风带着香气，走时，花香缠绕，香了半个街道……

# 一架丝瓜解吾愁

□北芳

地生根，绽放蓬勃生机。“数日雨晴秋草长，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杜牧能此句，精妙地勾勒出丝瓜顽强的生命力。

藤蔓爬满架子，诸多丝瓜顶着小黄花垂于棚下。初始的丝瓜，周身绒毛密布，鲜嫩欲滴，满溢着生机；待至成熟，表皮渐趋光滑，透露出历经风雨后的沉稳淡然。

夏日阳光透过翠绿叶片的缝隙，洒下斑驳光影，宛如岁月遗落的细碎足迹。我痴迷于丝瓜架上那满溢生机的景象，藤蔓之上，绿叶之间，丝瓜之花，金黄璀璨，花瓣微微蜷曲，透着灵动俏皮之态。花蕊之中，蜜蜂忙碌穿梭，平淡的日子瞬间燃起甜蜜与欢闹。

院中若有一架丝瓜，便如同筑起天然的小凉棚。坐于其下，翻阅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。他写道：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，它们很温暖。”瞬间，仿若幸福萦绕身旁，无论身处何方，无论日子何等困窘，哪怕墙缝中的一朵小花，亦散发着对生命

夏日凌晨，正值气候凉爽，睡眠深沉。睡前，夏天的热，从太阳出来后便一路攀高，然后再持续热着。待到傍晚，消了旺气，再到午夜，阴阳交替，凉意才顽强地驱赶热气。到凌晨，风不再热嘟嘟的，变了一副和蔼的模样，吸一口，很顺畅。忽然一股浓香，携风入梦，鼻孔满溢香气。醒来，屋里窗前花架上的栀子花又开了几朵，原有的香气铺染上新的，满屋缭绕沁人心脾的气息。

新开的栀子花精神矍铄，白中发亮，细看去，花朵毛绒绒的一层仿佛洒上了香水。闻栀子花香，要远远的，近前，太浓太烈，反倒闻不出它的真香。恰是休息日，早饭后，坐在房前，沏一杯茶，看书。室内花香阵阵，时断时续地溢出，轻经闻，则有，不闻，则无，真如“渺茫的歌声似的”，来得及时，去得合适。闭眼闻香，竟沉沉入梦。嗜花的东邻西舍，凑来喝茶、聊天，其实是专为闻花香而来。

我家这株栀子花龄十五年，从乡下二中搬到五中，花枝展蓬，已有一米高。这花来自岳母家。岳母喜欢花草，院子里有月季、牡丹、连翘、夜来香、丁香、梅花、栀子等，围着院墙一圈。只要走到院子里，就会闻到花香，春有梅花、丁香，夏有栀子，秋有桂花，冬有冬梅。花盲的我第一次闻到栀子花香，便待在花旁，好一顿呼吸。临走前，我剪了一尺长的

枝，放在装满水的瓶子里，密封好，回学校放在温度适宜的地方。半个月后，它生出了细细的根须。我挖来腐殖质泥土，细心栽下。两年后，它便先后开了几朵花儿。开花日，如有时间，我便跟它待在一起，默默地跟它对视。有了栀子花，我开始慢慢喜欢上了养花，有的养死了，有的养着养着便不太喜欢，唯有栀子花，为心中最爱。

都说夏天红瘦绿肥，花开得少了，满眼绿色。但夏花并不缺席，不开则罢，一开便绚烂。在闷热时，躺在树荫下乘凉，忽闻一股香

## 夏花入梦

□牛图

气随风飘来，四处寻觅，才发现邻居王叔的门前有一棵家槐，开满了黄花，树下坐了乘凉的老小。家槐的香不是那么出色，淡淡的香，闻起来全进了鼻腔，嗅着嗅着，很快入了梦乡。

最好闻的是岳母门前的一棵芙蓉。它当初被岳母从悬崖上挖来，只有拇指粗。如今它已高过门楼，张开伞状的树头，均匀地分出五个树杈，遮蔽了门前，也遮蔽了门楼内。芙蓉不生育，不招蚊蝇，也不似家槐洒得油脂满地，不洁净。那毛茸茸的花，大都红脸，

唐代诗人李昂在《夏日联句》里说：“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。”乡村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呢？夏天就是孩子们的乐园啊！放暑假了，孩子们像撒欢的小马驹，村外的小清河，野外的青草地，山上的绿树林，都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玩乐场所。农家娃不怕日晒，不惧风吹，在大自然里摸爬滚打，像野花野草一样生长，皮实得很。

夏日悠长，那些与夏天有关的美好记忆，闪烁在童年的时光里。我们去得最多的，就是那条清亮的河流。那条小河在村外不远，清清澈浅，清晰可见河底的细砂石子，还有游动着的鱼儿。村里的孩子们常结伴来到河边，狗蛋和国庆会水，一个猛子扎入河底，一会儿从远处冒出黑黑的脑袋。男孩子们时常打一场声势浩大的水仗，水花叮咚，溅起一首动听的歌谣。少年的快乐，像极了乡间蓬勃的草木，盈满天地。

葳蕤夏日，树木恣意生长，生机勃勃。田野间的小花五颜六色，最招我们女孩喜爱。采一把野花摇晃在手中，兴奋得小脸儿和花朵一样灿烂。狗尾巴花遍地都是，女孩子手巧，掐下一把，在手里缠缠绕绕，不一会儿就编出一只猫儿，毛茸茸，呆萌萌的。五彩的蝴蝶翩跹起舞，落在花丛上。女孩伸出小手，欲捏蝴蝶的花翅膀，蝴蝶却扇动着翅膀飘然飞走了，女孩咯咯笑着追过去。

树林里，男孩子们不顾划破胳膊、刮破脸蛋的危险，翻开密密匝匝的草丛寻找鸟窝。若寻到一窝鸟蛋，就会忍不住大呼小叫。然后将鸟蛋小心翼翼地捡出来，捧在手里，如枣一般大，如鹅卵石一样溜光水滑。爬树也是男孩子们的绝活儿。树上那些尖叫着的知了总是撩拨着孩子们的童心。他们鞋子一脱，呲口唾沫两手一搓，抱着树干，两脚一蹬“蹭蹭蹭”就爬上了树。上树容易下树难，下树时，身上时常被划出一道道红印，他们却摩挲着火辣辣的肚皮笑个不停。

树林里有叫不上名的野生小水果，有红的，有紫的，圆溜溜，随手扯一把往嘴里一丢，酸甜瞬间布满口腔。野生小水果就是仙丹啊，几粒入肚，乡村的娃们便有了消耗不尽的能量，脚下生风地爬树、翻跟头、打滚儿。童年的夏天里，有悦耳的蝉鸣，呱呱的蛙声；有飞舞的蝴蝶，盘旋的蜻蜓；有蹦跳的蚂蚱，吱吱的蟋蟀。天很蓝，水很清，远山青翠，田野碧绿。河流村庄，幽深小巷，还有那所充满一家人欢笑的老房子……那是一幅岁月静

我是最富有的山大王  
要春风 天不行春雨  
人面桃花为我笑春风  
红杏为我 在枝头演绎热闹哄哄  
卧居一座座山 坐拥一片片苹果园  
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升起  
今天的太阳是为我一个人升起

好的田园图画。那些做着鬼脸吐着舌头的小伙伴们，有着如星光般明亮纯净的眼神，野花般美丽纯洁的笑容。一毛钱一瓶的汽水、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吃得如琼浆玉液。双手玩着泥巴抹成一个个小花脸，彼此看着相互取笑得屁颠屁颠，却指着谷地里戴着草帽站岗放哨的稻草人嘲笑鸟儿真傻。

夕阳西下，年少的我坐在大门前，双手托着下巴，看着太阳慢慢落到山的那一边。落日熔金，我遥望着西方天际那通明透亮而又幽玄神秘的一缕缕彩霞出神，幻想着外面精彩世界的模样。小巷里，传来母亲唤儿回家的声音，神曲般回荡在村庄的大街小巷。此时，月上柳梢，炊烟升腾，淡淡草木灰的香味悄无声息地飘荡空中。

童年的趣事太多太多，单拾盛夏一景，就足以令人心花怒放。如今的

孩子在野外疯玩的机会不是很多，家长不放心不说，即使放暑假了也要上辅导班、特长班等，还有很多只愿窝在家里玩手机打游戏。常有亲朋反映说，孩子最头疼写作文，紧握笔杆半天也写不出两行字。这都是因为孩子没有生活啊，生活是写作的源头，没有生活，作文自然言之无物。作家张炜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海边密林里度过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童年的光芒照亮了张炜一生的写作生涯，他的非虚构作品《我的原野盛宴》就是那个时期的还原，是作者回顾童年经历，调动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后写出来的。张炜在书里说：茅屋不远处就是林子，在林子里可以采到蘑菇、拔到野葱野蒜。在密林深处，路两旁开满野菊花，粉红的、金色的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仅仅靠近小屋的地上就生长了茂盛的植物，有蓼花，有小薊和打碗花。还有蒲公英、薄菜、茜

草、大马齿苋、咸蓬、地肤、虎耳草、酸模和紫苏，多得简直数不过来。密林也是动物乐园，有成天敲着树干的啄木鸟、天空中歌唱的云雀，飘飘悠悠的各种蝴蝶：“凤蝶”“苹果蝶”“花椒蝶”。还有各种小虫：长须的大个头黑水牛、生有一串长腿的蜈蚣、发出“咔吧咔吧”响声的磕头虫、通体闪光的金龟子、阴沉沉的大块头蜘蛛等。书中洋洋洒洒地描写了360多种动植物，精彩地描绘出一部大自然的诗篇。

现在生长在城里的孩子，告别了大自然的许多物种。像知了、蝌蚪、蝴蝶、蜻蜓、壁虎、萤火虫，像芨芨草、牛尾草、西天鼓、雀巢儿、鸡血草、野龙葵这些，都是陪伴我们长大的精灵和植物。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，多带孩子去郊游吧，看花儿绽放，听鸟儿鸣唱。大自然是一座神奇的知识宝库，孩子置身其中，能充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让他们体会主动探索的乐趣。在野外撒欢地疯玩，才是孩子们最真实的样子！

## 太阳为我升起

□冯宝新

果园里小屋老了  
犹如父亲在果树下无声沉默  
小屋虽孤独 但不寂寞  
鸡鸭鹅狗天天奏着欢乐交响曲  
蝴蝶翩翩起舞 跳着春天的芭蕾  
蜜蜂嗡嗡嗡嗡啾啾啾着苹果花  
酝酿甜蜜事业  
一树树素白 一片片花山花海  
如果海子早早来到  
他就不会梦想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开

## 岸边（外二首）

□陈颖

时间  
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  
行走在岸堤之上  
把自己活成一口钟  
秒针的勤奋  
分针的执着  
时针的坚守  
会让自己发现  
滚滚而来的  
除了担忧，多的是惊喜  
东流而去的  
不单单是愁思，还有珍重

### 半生

麻雀是勇敢的  
任何眼神和言论  
都无法阻止它的喋喋不休

我走过半生的路  
没有学会麻雀的洒脱  
我的脚步日益向一株草靠拢

在青草的身上  
有我敬慕的一些品质  
沉默 隐忍 平和 努力

### 窗外

飞鸟和流云  
都是窗外的不确定  
与流云对视  
与飞鸟交谈  
都需要它们偶然的驻足  
只有远处的青山  
遥对着我的窗口  
将身影倒立在我的心潮  
不论风雨 不论季节  
给我沉稳 给我平静

## 古藤

□刘吉训

多少年来  
你被风霜熬打  
伤痕累累的身躯  
托着沉重的信念  
高昂的头颅  
有着不灭的希望  
眼里 昔日的同伴悄然逝去  
生存 使触须抓住每一个  
攀援的脚窝  
山在逐渐陡峭  
岩石在脚下变滑  
风 粗暴地吼  
一次次用它健壮的肩膀  
想把你推下悬崖  
雨 在猛烈地下  
松了泥土  
要把你拔到岩下

你在抗争中  
抓住命运的缰绳  
拥抱那通往山顶的阶梯  
用希望把它开凿  
多少年来  
你用信念用热情期待  
多少年来  
你不停地向上攀援  
因为你深深地知道  
那云之深处  
有遥远的峰巅

投稿邮箱：ytrbzk@126.com